

列寧斯大林對於歷史唯物主義的發展



中國人民大學

一九五〇年六月十日



143/34

史列
唯物寧
主義斯
的大的
發展林
於歷



AWT 11/1200/44 06
09617

列寧斯大林對於
史唯物主義的發展

著者 王·斯上俱丁編

出版者 中國人民大學

印刷者 中國人民大學

★
★
★

★
★
★

一九五〇年六月十日出版

（北京·考索出版社）

列寧斯大林對於歷史唯物主義的發展

我們的時代，是列寧斯大林時代，在全世界的歷史中，不論就事件發生的豐富性來說，不論就在一個廣大地域——在蘇聯所已經完成的和在各人民民主主義國家正在完成的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的大變革的規模來說，不論就捲入運動及首先自覺地參加有歷史意義的創造活動底羣衆數量來說，都是曠古未有的。

我們時代的偉大事件及社會發展的新的規律性，是列寧和斯大林科學分析的對象。這些事件及規律性在他們的天才著作中都會得到科學的反映和概括。這些著作標誌着馬克思主義發展底新的更高的階段，標誌着——作爲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及社會主義在蘇聯獲得勝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底建立。

列寧和斯大林在歷史唯物主義方面的偉大發現——首先就是規定了帝國主義時代的新的

規律性；這是列寧斯大林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新理論，是關於社會主義能夠首先在一個個別國家取得勝利而不能同時在一切國家取得勝利的學說；這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新的蘇維埃形式的發現和社會主義國家學說的發展。列寧和斯大林首先綜合了蘇聯勝利建設社會主義的巨大經驗。他們發現了蘇維埃社會主義社會發展所特有的新的規律性。

列寧和斯大林的科學發現的偉大意義，在於它們是千百萬人革命創造活動的科學理論基礎。這些發現曾在階級鬥爭的烈火中，在爭取實現共產主義的革命實踐中考驗過，檢查過。每這一個科學的發現都足以使它的創造者的名字永垂不朽。所有這些發現都標誌出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的科學發展中最偉大的時代。現在已經非常明顯，這些發現已強有力地影響着全世界歷史的命運，影響着人類的命運。而且這種影響將要一年比一年增長。

歷史唯物主義發展中的列寧斯大林階段——這是一個極寬廣的課題。要全面闡述列寧和斯大林在歷史唯物主義方面所創立的新的、天才的、偉大的問題，這需要許多集體的著作。

在本書中，我們只提出一個簡單的任務，就是對這個課題的某些問題作一般的研究，特

別是跟斯大林同志在論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著作中所提出的那個新的偉大的問題有關聯的問題。

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偉大的功績就是他們給予在社會學、史料編纂和社會主義底理論這一切領域中佔據優勢的唯心主義以致命的打擊。

與各種各樣的把社會發展及歷史看作偶然事件、錯失和誤解等等的混亂堆積的唯心主義相反，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作了嚴格的科學的規定，認為社會發展的方向和過程並不是依靠個人、政黨或階級的任性。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科學地證明社會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的、必然的及規律性的過程，這個過程的基礎是生產力的發展。

與唯心主義相反，馬克思和恩格斯證明，無論過去和現在歷史的主要動力並不是個別人物、英雄、司令官、國王、皇帝，而是人民大眾。歷史唯物主義的創始者曾經證明：社會歷史就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階級鬥爭必然不可避免地要引向無產階級專政。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學說，都是在論證作為資本主義的掘墓人和新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創造者的工人階級底偉大作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發現是對於社會看法的最偉大的革命。這次革命標誌着關於社會發展規律的真正科學之創立。

到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時，馬克思主義在工人運動中已澈底戰勝了馬克思主義以前社會主

義底各種形式，戰勝了社會學和史料編纂中唯心主義傾向的各色各樣的集合體。自此以後，甚至工人階級的敵人也開始搬弄馬克思主義，裝飾以馬克思主義的外衣，但却摒除了馬克思主義中最主要的東西——關於工人階級革命鬥爭及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

在意識形態戰綫上，出現了所謂講壇社會主義者（德國的桑姆巴特及其他，俄國的斯特魯威，布爾加可夫以及別的「合法的馬克思主義者」）。這一資產階級流派在口頭上承認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和社會歷史觀點，但根本上却是曲解它們，使之適合於資產階級的趣味和要求。從講壇社會主義者的觀點看來，社會的發展是一種經濟和社會形式由另一種形式所代替的平順的自發的進化過程。而階級鬥爭和羣衆的歷史革命的首創作用，却被他們當作「變態的」，「不健全的」，「不合規律的」現象而排除於歷史過程之外。講壇社會主義者的觀點浸透着宿命論和客觀主義的精神。

德國的伯因斯坦派，俄國的「經濟主義」和孟什維克都是資產階級的影響在工人運動內部的反映。繼伯因斯坦之後，帶着伯因斯坦有名的口號「運動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而來的德國和俄國的修正主義者開始宣傳工人運動中自發性的理論。他們忽視了社會主義自覺、馬克思主義理論及馬克思主義黨在工人運動中的意義及作用。機會主義者把在自己的先鋒隊——領導之下積極創造歷史的無產階級大衆底革命的自覺活動的場域，讓給了自發的

經濟過程，讓給了自生自流。

『崇拜自發性的理論，堅決反對工人運動底革命性質，反對使工人運動循着反對資本主義基礎的路綫行進，而主張使工人運動唯一按資本主義「可以履行」「可以接受」的要求路綫行進，完全主張採取「阻力最少的路綫」。自發論是工聯主義的思想體系。……自發論是減低覺悟成分在運動中的作用的理論，是「尾巴主義」底思想體系，是任何機會主義底邏輯基礎。』（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俄文本，第一五頁）

對自發性的崇拜底理論，在第二國際的所有黨派中得到廣泛的傳播。考茨基及其夥伴們所謂的『生產力論』（這種生產力論拒絕革命鬥爭）就是它的特殊表現之一。這種理論借口生產力水準『不夠』便注定無產階級只有束手靜待地球上所有地方生產力成熟的時機到來。

對歷史唯物主義類似的曲解不僅出現在伯因斯坦，考茨基，庫諾夫，鮑威爾，和蘭納爾的著作中，並且也出現在普列漢諾夫的著作中，特別是在他的論文工人階級與社會民主黨知識分子和小冊子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中。普列漢諾夫曾在這些著作和孟什維克時期的許多著作中用資產階級客觀主義及經濟唯物主義的精神來論述歷史唯物主義。

這種偽造的『馬克思主義』使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資本主義已轉為帝國主義並進入發展

下降時期中，在無產階級革命已經提到日程上來，在解決推翻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勝利問題已經是完全取決於無產階級的革命的積極活動、組織性、團結性和社會主義的自覺性的時期中，解除了武裝，迷失了方向。

在俄國，十九世紀初，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提到了日程上來。這個革命在順利的條件下可以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這種轉變首先決定於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程度及其組織性、團結性，決定於它的先鋒隊——黨——的理論和政治的成熟，決定於黨對已經成熟的歷史任務的清晰了解。這就是爲什麼在這些條件之中，當民粹派的唯心主義者被擊潰後，在列寧和斯大林前而首先提出了反對工人運動中的自發性理論，反對把社會發展描寫成生產力發展底自動過程的庸俗經濟唯物主義，反對資本主義和平進到社會主義的理論，反對貶低羣衆底革命改造的、創造的、自覺的活動底自生自流理論。

自發性的理論極切合資產階級的趣味。這種理論應當粉碎。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中葉恩格斯就已經碰到歷史唯物主義的新敵人——經濟唯物主義。恩格斯給布洛赫的信中寫道：當唯心主義尚作爲主要敵人的時候，那要在這些情況下，馬克思和他當然就必須首先強調自己的社會理論的主要原則——即社會物質生活條件之決定作用的原則。用不着說明，同時馬克思和恩格斯總是周詳地考慮到政治和法律上層建築以及社會意識的各種形式對經濟基礎的反作

用。

馬克思本人寫道：理論一旦掌握了羣衆，就變成一種物質力量。而恩格斯回答各種各種歪曲歷史唯物主義的糊塗蟲時也曾寫道：如果我們除經濟因素外，不承認歷史和社會生活中其他因素底意義的話，那麼我們爲什麼要爲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呢？

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強調說：雖然客觀環境，物質條件決定人的歷史活動，但這些環境和條件本身，却正是爲人所改變的。

列寧斯大林時代跟馬克思恩格斯時代有極顯著的不同。新的時代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前面提出了新的任務，提出了新問題，應當給這些問題以明確的回答。

列寧斯大林憑藉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方法，對帝國主義時代所帶來的新東西作了深入的科學分析，發現了社會物質生活範圍及經濟領域內馬克思和恩格斯所不知道的一些新的東西時，他們便特別集中注意於徹底闡發羣衆的革命活動和歷史主導性意義底全面證據，鑽研主觀因素在歷史中的作用的問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自覺性的作用，進步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進步思想的作用，黨和政權機構在社會發展中的偉大作用。

列寧和斯大林同時還對歷史唯物主義作了全面的研究。他們經常在兩條戰綫上進行鬥爭：反對民粹派無政府主義者和馬哈主義的唯一主義，反對托洛茨基的主意論的冒險主義及

孟什維克與第二國際理論家的經濟唯物主義。

在我黨歷史中的某些時期，反對理解社會生活中的唯心主義、主觀主義、主觀論的鬥爭，反對那些不清醒考慮工人階級鬥爭底主觀條件者——反對這種敵人的鬥爭曾獲得了頭等的意義。

應當考慮的是，經濟唯物主義用種種方法與唯心主義交織在一起，並與之和平共居。伯因斯坦，考茨基，雷納爾，托洛茨基，波格達諾夫，和M·H·坡克洛夫斯基就是明顯的例子。波格達諾夫以馬哈主義的精神來歪曲歷史唯物主義，同時他又以舒梁特可夫的姿態，以庸俗的經濟唯物主義的精神來說明種種思維過程。例如在活經驗的哲學中，他從商品交換關係得出了德莫克里特和伊壁鳩魯的原子論，而從統治和隸屬的關係中，他却違反歷史事實，得出宗教發生的結論來。

列寧對歷史唯物主義的論述及理解的特徵，可以從他的反對抵制這篇論文中得到明顯的說明：「馬克思主義與其他一切社會主義理論不同，它精妙地結合着兩種特點：一方面是完全用科學冷靜態度來分析客觀情勢與客觀進化行程，另一方面是堅決地承認羣衆所表現的革命毅力、革命創造性和革命首創精神底意義，同時當然也承認那些善於探索並實現其與某些階級聯繫的個別人物、集團、組織和政黨所表現的革命毅力、革命創造性和革命首創精神

底意義。馬克思對於人類發展中革命時期底高度評價，是從他的全部歷史觀點總和中產生出來的，因為他認為由所謂和平發展時期慢慢積累起來的無數矛盾只有在這樣的時期才能得到解決。只有在這樣的時期，各階級直接決定社會生活形態的作用才會得到十分有力的表現，政治的「上層建築物」底基礎才會被建立起來，這種政治上層建築物是會在革新的生產關係基礎上支持一個長久時期的。」（列寧：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俄文本，第二一〇—二一一頁）

與資產階級理論家如桑姆巴特，斯特魯威之流相反，與把革命時期看作「脫離常軌」，看作「社會病態」現象的一切現代機會主義者相反，列寧和斯大林把千百萬羣衆積極創造歷史的革命戰鬥時期看作社會歷史中最重要、本質的和決定性的階段。而普列漢諾夫則把十二月的武裝暴動看作是一種錯誤，他說：「本來不應當拿起武器來的。」

列寧在他的馬克思給庫格曼書信集俄譯本序言中曾嚴厲批評過普列漢諾夫的這種機會主義的立場。列寧認為普列漢諾夫對遭到失敗的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的態度是與馬克思根本不同的。

列寧寫道：「馬克思最重視的是羣衆底歷史首創精神。要是我們俄國社會民主黨人都向馬克思領教來估計俄國工農羣衆在一九〇五年十月和十二月所表現的歷史首創精神，那就很

好了！早在事變半年前就預察到事變必遭失敗的一位極深刻的思想家崇拜羣衆歷史首創精神的態度，與所謂「本來是不需要動用武器的！」這一毫無生氣毫無心肝的迂腐說法相比，豈不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麼？」（列寧：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俄文本，第一八二頁）

在歷史上常有過這樣的情形，即「羣衆甚至爲着沒有勝利希望的事業拼命爭鬥也是爲繼續教育這些羣衆，爲準備這些羣衆去作下次鬥爭所必需的。」（列寧：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俄文本，第一八四頁）普列漢諾夫型的人們，只是徒然地引證馬克思，僅仿效他估計過去而不仿效他估計善於創造未來，所以關於羣衆歷史首創精神之類問題的提出，對於他們是不能理解的。馬克思崇拜摧毀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並建立起自己無產階級國家機器的巴黎公社社員的「冲天」英勇的首創精神。列寧和斯大林崇拜衝破反動堡壘——沙皇主義——而建立起蘇維埃政權的俄國工人的英雄主義。

偉大的列寧在一九〇七年就已經預言地寫道：「俄國工人階級已一度證明，並且還會屢次證明它有「冲天」的本領的，」（列寧：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俄文本，第一八五頁）

一方面是列寧的評價，另一方面是普列漢諾夫的評價，在這些評價中，不僅反映了他們

對於階級關係的評價，對於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戰略態度的根本不同，而且也反映了他們對於社會發展規律性的特徵本身看法，對於羣衆的歷史首創精神在這個發展中的地位的看法的不同。

這在他們對於俄國一九一七年社會主義革命前途的評價中也可以看得到。列寧和斯大林根據對俄國二月革命的客觀情勢的正確的嚴格的估計，採取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的方針。他們從社會主義可能在俄國獲勝的觀點出發。這個方針的論據就是列寧回到俄國後第一次演說和他著名的四月提綱及斯大林在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上報告的主要內容。

普列漢諾夫妄自尊大和厚顏無恥地把列寧對社會主義革命的號召稱作『夢囈』。普列漢諾夫一九一七年在他的統一報的許多論文中，以令人厭煩的執拗證明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還不到成熟的時候，因爲俄國生產力的水準還不够，無產階級在俄國還不是人口中的多數。普列漢諾夫一九一七年所看到的俄國無產階級的最大的不幸，是它取得政權『太早』。叛徒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也持同樣的立場。

普列漢諾夫跟所有孟什維克一樣，害怕革命羣衆。普列漢諾夫想看管和阻止無產階級去作大膽的革命行動，正如去看管和阻止一個肆無忌憚的小孩一樣。

列寧和斯大林永遠是無限相信羣衆的革命創造力，相信他們的集體智慧，教導羣衆同時又向羣衆學習，把歷史發展的命運跟羣衆的革命活動聯繫起來。

對於列寧和斯大林關於社會發展規律的見解來說，斯大林同志一九一七年十月十六日在黨中央委員會會議上的演說和列寧在十月暴動前夜十一月六日（十月二十四日）所寫的給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委員們的信是有着重大意義的。

革命危機已經成熟了。廣大的革命羣衆已經開始行動，並投身到戰鬥裏。反革命瘋狂地集結起力量來打擊布爾什維克，打擊革命的工人和農民。叛徒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却出而反對武裝暴動。

此時，爲避免克倫斯基偵探搜索而隱匿的列寧曾寫信給黨中央委員道：「同志們！二十四日晚上我寫這幾行字時，局勢已經危急萬分。已是十分明顯的了，現在，遲延起義就真是等於自尋死路。我竭盡全力來說服同志們，現在一切正如千鈞一髮，當前的問題決不能由會議或代表大會（甚至蘇維埃代表大會也好）來解決，而只能由人民、由羣衆、由武裝羣衆底鬥爭來解決。……歷史不會饒恕那些遲延從事的革命者，他們本來可以在今天獲得勝利（而且一定能在今天勝利），却延到明天去冒犯喪失許多，喪失一切的危險。……政府正在動搖中。無論如何都必須把它完全推翻！遲延發動，就等於自尋死路。」（列寧全集，俄文本，第

資產階級客觀主義者，像宿命論者一樣，只信賴自生自流。變節者，背叛者和胆怯之徒懼怕羣衆，好像懼怕火一樣，生怕羣衆對舊的廢物打擊得太過火。偉大的唯物主義者和工人階級的領袖列寧和斯大林是從這樣的原則出發的：歷史是人們創造的，是革命羣衆創造的。當革命的客觀條件已經具備的時候，事情的結果是決定於馬克思主義黨所領導的羣衆底勇敢的革命襲擊。

列寧和斯大林把加速歷史發展的可能性跟已經提高到自覺的創造歷史的羣衆之革命活動聯繫起來。正因為這樣，社會革命才成爲歷史的火車頭，那時，一天就等於二十年和平的進化的發展。

右傾社會主義者陣營中列寧主義的敵人不止一次地非難列寧、斯大林和布爾什維克是布朗吉主義，是主意論者。例如列寧主義現代的某位『批評家』瓦特爾在其蘇聯的辯證唯物論一書中寫道：『它（指列寧主義）想在其辯證法唯物主義的概念中保留馬克思的不變立場反對將經濟學說跟某種新哲學相調和的修正主義的企圖。但在別的方面我們看到不僅它跟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之間有很大的區別，就是它跟馬克思也有很大的區別。』資本家的這個從僕所不滿的是列寧主義『使俄羅斯離開了歐洲其他國家底一般進化道路』，就是說，離開

了資本主義。這裏似乎應歸各於馬列主義哲學的「主意論的因素」。

資產階級的卑賤的僕人從來不了解歷史唯物主義而且總是要歪曲歷史唯物主義。馬列主義的眞髓不僅是在於承認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的實際存在，而且也在於他們能被無產階級應用於革命。這就是它與腐朽的講壇社會主義和資產階級客觀主義不同之處。

列寧在他的天才的論文論我國的革命中，對布爾什維克跟孟什維克——普列漢諾夫關於社會發展過程的客觀主義的看法的鬥爭作了總結。如果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底最高階段是馬克思資本論的補充和發展，那麼列寧的論我國的革命就是馬克思著名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的繼續和發展。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應當跟列寧的論我國的革命和斯大林的天才著作論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一道來研究。馬克思寫道：「一個社會形態在其內部尚有充分餘地足以談一切的生產力發展之前，決不會滅亡，而新的更高級的生產關係，在它們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懷胎內尚未完全成熟時，也決不會出現。」

普列漢諾夫，考茨基以及一切第二國際的「英雄」們，企圖用這個論題來解釋資本主義的正義性及拒絕跟資本主義作鬥爭。他們狡猾地避開下面引證馬克思所述的命題：即「人類永遠只能夠提出他能夠解決的那些問題，因為當更精密地省察時，你可以看到問題本身，只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正在推移過程中的時候它才會發生。」